

性理彙編

| | | |
|------|------|---|
| 漢書門 | | |
| 九三五七 | 一七〇七 | 三 |
| 類 | 號 | 函 |
| 架 | 冊 | 冊 |

| | |
|------|---|
| 內閣文庫 | |
| 九三五七 | 漢 |
| 四三七 | 書 |
| 架冊號類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357 |
| 冊數 | 3 (3) |
| 函號 | 299 17 |





至當之謂德
百順之謂福

循天下之理之
謂道

正蒙

宋朱文公晦菴先生註

浙水後學

費余懷鶴陰輯編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之謂福德者福之基

福者德之致

則有德

無入而非百順

人其可不故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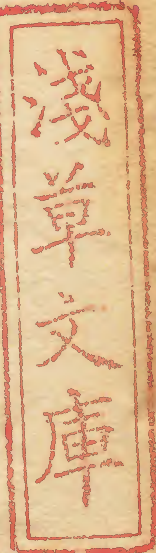
君子樂得其道

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得其道則有德不期福而福自至矣。祭統曰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理即善也本易知易



得天下之理之
謂德
易簡之善配至
德

從故繫曰有循理而
易簡之善以配坤順乾
至德無相合

大德敦化仁知然渾
合一厚仁且化知也
小德川流淵

泉時出之時而有以
合乎也庸之意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蓋大者器所以立
則小

者不器而用之矣○釋
論語

德者性之所善得也此
所固有而具凡有性有
質皆而

可有之者也特人為氣
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
而失

日新之謂盛德易繫辭
蓋謂過即冰消而不有
之不

凝滯於心則察理精微
知之細也物欲不行德
性常

新無窮矣故謂之盛德
不然而欲動情勝必將
人化物而滅天理安能
日新而德至於盛乎



能無方體然後
能無我

浩然至大至剛無害則
天地合德照無偏繫無
微

無遠則與日月合明仁
義剛柔往天地同流則
四時

合序酬酢中正不倚物
於則鬼神合吉凶天地
合德

日月合明誠明然後能
動靜以時酬無方體能
無方

體然後入為聖而能至
公無我矣

禮器一篇皆言脩則藏
諸身禮運一篇兼言移
風則

用無不利運則三字禮
運云者脩身慎禮而馨
香上

連感動天地至於天語
其達也禮器云者言學
者養

美大順四靈畢至天語
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
之

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
事備矣學禮成器美不
拘泥

連與成體與用
之道

於禮食親迎之類之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

器則出入於小者莫非時中道也子夏謂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釋禮運禮器二篇之意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禮運則化矣達順

而樂亦至焉爾禮器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運曰

之謂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理皆有素具於我也反身而

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釋孟子之意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信天下

記曰君子比德如玉而後信於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

不安人脩己則信天下

仁道有本

之道未盡且不安乎妻子况可愾怒於天下之不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一事不妄求亦可謂之不

願乎外正己而不求於人則但知自脩而事事不妄求矣故為不願乎外之盛

仁道有本已立立人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

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

能弘其道也釋論

制行以己循行非所以同乎人而為人也釋表

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之意

必物之同者必有苟已則入異矣必物之是者必無

心已則入非矣蓋立身制行其同異是非存乎理不

於入非矣可狗人而喪已也如此方與上下兩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三

五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

節文義相貫

能通天下之志者必合人心之所為能感人心而使之

又聖人盛德之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然後能焉否則必不故和平天下勉民於外者而非盛也莫盛於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為極盛蓋感人心必本於也

道遠人而道為遠則不仁即道也所以道為遠而不求

則必失其仁矣故為不仁

易簡之理得則知幾

易簡之理得則能知其善之幾能知幾則內有所得然

知幾然後經可正

後大經可正蓋經即易簡之理由其知善當行不善當去所以使君臣父子夫婦之常道悉

當於理而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而不容乎無不正者乎

經正則萬理皆備道前定事豫立而行之必不疑

其所行而利用順內而無不安身所居無之要莫有先

於此五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

性天經之君臣父子天然後子仁君義以行故卦序曰

有父子然後君臣然後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施○釋易

仁統四德通極其性故能內致涵養而靜以安性之本也

義心之制致行其知推極其知而故能盡其道之文

而所動以變有以統乎義禮智者矣

義仁之感物動其有分辨也然斷制太甚流於義者
惻怛之於仁或傷矣仁天下之所以為人之理而凡體
道不足於仁則雖慈愛惻怛也若過於仁者則惻怛太甚而
之常而不忘斷制可也若過於仁者則惻怛太甚而
於義或害矣

立不易方則安於禮克已復安於仁而已乎
安於所遇則富貴貧賤無適而不自得而敦仁敦故

其愛有常心變而有常心則由是而親親而物不屈
被澤常惠受其愛也○此釋大傳安土敦乎仁故能

大海無潤人之因暘者傷於有潤至仁之心公無見
恩於人因之不足者求救於有恩以惠之而無不徧

者愛無私樂天安土以任所居而安施愛不係累於
心君子之樂天安土其以任所居而安施愛不係累於

物也此又言其所以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多助也
地而安隨所處不擇地而安者蓋所行之達乎者亦
其大矣大而擴充達於天則純乎天理成性而身成

身矣○此釋禮哀公問孔子之言子曰古之為政愛
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
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上達則命而天樂天樂天則與天為不怨天下學則
專於自治已治已暇則自無尤然非孔子本意

不知來物不能窮天下之理不足以利於用不通晝
夜

夜則不識動靜之機得失之道未足以樂天聖人既成

其德於人而推之不私愛其一身故終日乾乾自強不息

以成之於天德爾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正所

以為能也以凡所不能克過人故與人爭能以己能病

人之不能也若聖人大則與天地合其德自不見其所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窮無可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

雖亦道中淆雜諸物欲則私矣大故大人有所不與

非謂智之合道者以大人不與也如是則滅絕種類

匹夫匹婦亦有恒性故有非稟天之聰明性不成其

君子之道達諸天

聖人天聰明之盡

為人拘蓋理以主氣非理則氣固不聚但聖人則天聰

明之盡者爾故曰憲天聰明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

也與大人者有容物無去之棄物有愛物無徇之隨物天之道

然也天以直生理養萬物栽培傾覆各因其代天而理

物者當知之明處之曲成萬物而不害其直理斯盡之道

矣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辭繫曰可大則賢人又曰富有

之謂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辭繫曰可久則賢人又曰

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

三蒙

卷

大人者有容物
天以直養萬物

志大則才大
事業大故辭繫

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

知運而貞之
則不流

道之所以可久
可大

清者與為異物
和者與為狗物

金和聲而玉振節之則
不過於荒唐得其知

運先而以貞一之則
不流於說詐得其處變

為智地之博厚為仁博
道所以可大可大

厚則可久高明則可大
道本於天地故必智如

天仁如地仁智相資
以其肖天地而不離

也偏而不全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至誠無息之德也
大者富有無窮之業也

久者一之純正也
大者兼之富蓄之多也

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而不絞曲方則不剝闕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理得然後
一以貫天下之道

易簡故能悅諸
心

易坤卦六二爻辭直
方大不習無不利

易至健則行所簡
至順則所行然後能知險阻

高而臨下故知其險
雖易而知險則不陷於險

自下而趨上故知其阻
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

易簡理得則乾健坤順
之道得于已然後下之理行

天下之一以貫天下之道
所成之道也

與理故能悅諸心事
知險阻則物無故能研諸慮

會因慮審坤之事也
然陰陽變化人事云知幾方為

為莫不有幾幾者動之
徵吉之兆也

能以屈為伸幾而作不
俟終日○釋易大傳之意

君子知幾無所爭彼
理之伸則我屈固已知之也

之屈則吾以不言伸而
自伸矣寬以待人又何爭之

無所不容受然後盡能屈能伸之道至虛無則直常

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但動之始

容而已若精其義而功入乎神而將自化則道常交

伸於不爭之地常變順逆無其順莫甚焉其利莫大焉

知幾又豈足言哉人之爭其伸哉

以求伸者豈能得其伸哉

天下何以思何以慮但能明屈伸之變即斯盡之矣

○易大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

焉此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

焉此所謂屈伸之變也○釋易大傳之意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勝之道極至神爾勝柔能

弱能勝強是也易師以退

為進○此承屈伸而言

敬則心有斯有立之固而有立資深斯可有為

敬所主禮以禮之與也不敬則暴而禮不行○此左

公行是禮之與也不敬則暴而禮不行○此左

過賜晉侯歸告之辭

恭敬實禮之樽節禮之退讓禮之以明禮則視聽言動

行人欲消盡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樽節則無驕

盡愛之道之極也蓋以禮主減也

己不勉明禮於人無從倡道無從弘大教無從成

就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

也

禮本於敬人心直內斯可清神若撓私欲橫行斯昏

禮無私曲敬以直內斯可清神若撓私欲橫行斯昏

亂不明矣何行其禮乎此制禮之本和則從容斯利也所制之禮得其自然而直者禮之體和樂者禮之順矣禮而行樂則不待斯安之用○書曰直哉惟清伯夷典禮之辭勉強

思進德者徒義必精

將致用道以行者事幾不可緩其時思進德以脩者徒

義必精於善遷此君子於易每所以為立多凶多懼之

地必乾乾進不息德脩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釋易乾

言之意動與靜之中有不失其靜之時義之極也義極則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

動與靜之中有不失其靜之時義之極也義極則

自光明著見者唯其由時物也謂義前定而不疚也○

其時其道光明之意

有外吉凶利害之然後人謀作以應之至於反凶大

業生矣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釋易大

天下何思何慮莫非自然也因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尚何待思慮哉○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

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

慮知崇天也理之極形而上者知也必通晝夜兼幽明死

而知之其知崇矣然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崇句宜包括崇效天卑法地在內

知及之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而不以禮性之法不能

守品節事物之理非已有也故知禮以資成其性而

正義

卷

道義之所出如天地定位而易之行乎兩間也此

知德之難言其必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

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

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極其達乎是哉○引孟子與

難言也

闡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釋中庸之意

作者篇第十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禮法興王業

之道皆以身為非有所繼述於人者也○伏羲神農黃

禹湯之興王要知總是制帝堯舜之制法

作之君故曰作者七人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堯之於四凶是也以安民

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登庸而方去之蓋堯之

君德彼之惡未彰未厭亦欲彼之悔改故得以厚吾終吾得以遂好

以為不棄之才舜之臣德若當始政而更容之何故因民不

之不敢不虔其始堯非輕縱舜非作威其心其道一耳

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別白其生分折其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別生分類出書小序生姓也

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不藏怒不宿怨所過者即事化也取其愛與

人為善也沒其殺己之惡隱惡也不逆詐億不信而所覺者先也此

四句舉經傳成文皆以解象憂喜舜亦憂喜之意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舜皆無心自然行其所無事也事過即化也不藏怒

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舜事順湯武放逆不同其為不

幸均矣舜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以致生知用

性其仁而行由仁義行非行仁功湯放桀自有慙德欲

桀則畏上帝而不敢赦寧損己德以順執中之難也如是

性其仁而行

且天下不過有欲其道而已在人在己原不見其有賢愚

賤等類之間也其立賢無方也如是皆釋孟

立賢無方賢則立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坐

以待且此大全有所以不于與迂同其身正以聖道望

道而必吾之見也其君此言周公求道之勤勞與文

王世子鮮異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勝之

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

之當舍已不敢不聽敢論語言帝臣之賢已不

虞芮質厥成是天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文王

正義

卷之五

以杞包瓜

體

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為天下縻繫者雖由多助於

疏附先後四友之臣爾○釋詩之意○按博物志文

王四友閔天大顛南宮适散

以杞包瓜初姤之九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

也初六猶瓜也紂也文王文王事紂之道也但厚下

之事紂者類之故以為文王盡人謀以安其民所而

瓜以防中潰內始故云中潰盡人謀謂含章也

聽其天命未常有一毫取之者與九五釋易姤卦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玄妙難求文王正惟儀刑文

王自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矣不必遠求也蓋聖

天道於天則微而難見求天故易曰神而明之

包

必存乎求其人此所以欲儀刑文王也二不以聲包

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不識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

者其惟神而明文王乎宜乎天下之歸心也○引詩

可願書敬脩可欲孟子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竭盡

其才於所願以勉力強用焉而已然不敢必其所故君

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

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尚不能窮其願欲

遂之者也○此張子發明書敬脩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釋論

重耳婉曲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釋論

王蒙

六

魯政之弊馭先王法者非其人而已而其法猶存齊因管

仲尚功之治遂併壞其太公法故必再變而後至

於先王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阻尼谿非天命然使之耶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與祀爰居海鳥之義同故夫子

何如其知柳下惠以歸於不智宜矣以居蔡

使民義雖不能教然如都鄙有章上下不害其平

能教也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猶不害其平

禮樂不興是僑之不之病與○仲尼燕居子言子產

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

不能教也張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

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

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此篇論為

三十而立者器於禮器者拘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

察義然以致於人倫用時措而不疑也五十窮理

盡性至天之命則學為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止曰知

也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
不勉從容中道○孔子之事

常人之學雖有日益而不自知也惟仲尼學而行習而

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裁成

益其德進之盛者與○此承上章而言○朱子曰聖

也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惑知天命也盡知人物之性

然後十六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

之化從心而不踰矩天地之化生物成務未嘗容心

所以從心而不踰矩也至哉老無志於而安於死矣

然後不夢周公庸論語言之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其欲行也老而不夢隨境

所欲自不踰矩也心之不過吾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

而安死也故不復曰吾衰也久矣○釋論

困而不知變知警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後喻

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能警悟為德辨興起故為

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也自

古困於內無如舜之父頑母困於外無如孔子之厄

蔡無上以孔子之聖而有下學之功處於困而則其蒙

患難而正志不回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

正蒙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繫辭曰困德之辨也○人處患難之時操心危慮患深故其析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速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從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能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聖人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以正道不遠人則入雖無道未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先其事而盡其事則

得食不以事事則不盡其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

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

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

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

瓜不食之物也○此言聖人之出處蓋委吏乘田所以任貧也然與論語意不同

不待禮樂備而勉於禮樂此以禮樂為先進於禮樂

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以禮樂為後後進於禮樂者

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

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則不待乎所謂不

願乎其外也○解先進章不同

功業不獲見試用則人所見者藝而已○釋論語吾不試故藝意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也然也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品則

器數物名而已若禮文則舉祝史近者而言約以該也

○與論語意不同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恥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師摯一節與魯論異○恥字疑衍文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自注云此翼如沒階趨翼如自注云張拱而翔

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

君敬也○釋孔子之事與論語小異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亦與論語小異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離畔攀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

之在我自有神化爾其不為己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此推夫子不得行道於中國庶得行於九夷之意○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畎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也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言往而不返

仲尼應人之問者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

如答問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成以裁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或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也○此以孟子釋富不可求意

愛人以德喻人於義而勸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

者方能至命性而盡乎命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

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釋罕言利與命與仁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善之不善者不使加乎其身所謂不遷怒也愧於己善之未者

不輒貳之於後所謂不貳過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得見行而未成即蚤死故曰吾聞其

語而未見其人也○亦釋論語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以顏子有龍德聖人

德而隱下在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釋論語之意

龍德聖人脩為之之極至也顏子之進欲罷則欲一
 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不能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
 故而達夫事異而理同者矣而未知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對於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

聖人樂天故合
 內外而成其仁

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唯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
 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懷居思
 仲由樂善內重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
 進不自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因物故合內外
 而成其仁老者朋友少者在外者也安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
 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噬嗑
 用刑人蒙初六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卦辭利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者已有孔子在上孟子
 負命世之才不出脩業於戰國之際如喪禮井田之制
 出而脩之以淑諸

此蒙

並

世傳此二所以潛見之不同
諸後此人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
社所取次祀小祀川山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
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 弘故 必有言能為有 所當 也志於仁 者信而

無惡能為無 所當 也 道則相當為人所取法不務狗物強

行能脩而言 有道則相當為人所取法不務狗物強

施以引取乎人也故往教妄說 乎皆引取人之弊也

釋曲禮之意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又曰禮不妄說

內小節九二
聖人樂天對人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辭取達意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 乃張子合二章而言 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

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
善原天下之一

德兼眾 善故 主天下之善 苟不主之則無以得一本萬殊

甲曰德無常善原於天下之一萬殊一本之妙故書

三卷

三

善同歸治

言有教動有法

又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
 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
 所謂一以貫者幾矣善之原於一則約禮同歸於治故
 書又言一哉王心者善之功至而可禮同歸於治故
 王心一書又言大言必主於德則足以立善故王言大
 言必先王之有教動德必先王之有法終日晝有為也
 言法言則言有教動德必先王之有法終日晝有為也
 夜氣宵有得一息必有養一瞬而有存此君子
 所養宵有得一息必有養一瞬而有存此君子
 時而非學也○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
 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
 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
 周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
 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
 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
 於是顯沛必於是
 之意但說得太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約

淵

之於道與禮篇縹衣謂道民以言為德禁民以行為非

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是足恭善柔是令色便佞是巧言

節禮樂不使過中流離相勝方能進能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
 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擗節收斂的
 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
 前者力去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
 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裡
 為文以反

驕樂者侈靡之宴樂者宴安之

言形於外則卜凶如響應之蓋由吾之誠感之也以是知蔽固之私

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蓋卜者性與天道之所寓也達者感通之

也○易繫辭傳曰將有言也問焉而有言其受命也如響

人之道知禮所先恭慎勇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

亂直不絞而得禮之中知君子民化德而歸厚矣○釋

論語

膚受之愬陽剛不也其行為陰慝所也蓋膚愬則象

也生人之明而剛者此等法必自呈效矣豈能故君子

重夫剛者行也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釋論語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入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已所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能無怨又進一步非解無怨二字○釋論語或疑恕

已二字即朱子所以譏范忠宣者學者宜明辨之若

也則庶乎其得之矣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禮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

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

也此畜訓聚與孟子不同○引祭統

王蒙

禮

事父母先意承志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教人之道當先承其志而教之故能辨

志意有公之異然後能教人不與其道矣程子曰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言是每日所為之限程涉而不有過而不存

心不為故曰游釋游於藝

天下有道道當道隨身出非榮其身天下無道道當身隨

道屈非欲其潔○釋孟子安土御不懷居是也所為而重遷無所為而輕遷

皆懷居也重遷難遷也○釋易安土二字之義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迹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循者由所稟賦於天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徒義此孔子所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此以詩釋詩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孟子釋

自養薄於人私也失於厚於人私也失於稱其才隨

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有自脩則不得罪無尤

困辱境之非為憂取困辱來為憂榮利非樂能忘乎榮

利之勢則尊德樂義無入不自得為樂

卷之三

孟子

卷之三

孟子

卷之三

孟子

正義

卷之三

孟子

特

克已行法為賢
樂已可法為聖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
雖勇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
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論語釋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之也雖或有執不得反者待勢亦理也
執疑即
常也拘於勢法此為賢也
樂全已與天為可
為師法此為聖也聖與賢其迹亦相近然而心之所
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
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
於禍辱此為士者其清或濁或淹或速之殊也夫辟

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世之樂誠天之於中與賢者

其次辟地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此迹是辟世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裡有序如小德役大德卑不踰尊之類亂者
賢不肖倒置也孟子之言用卑疏而抑尊戚
表記之言任君子而退不肖皆不可不
謹者正以治亂之攸繫也故言相表裡

弓先調習而後求勁焉馬馴服而後求良焉士必德
慤願而後方求智能焉若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

可近斯驕且吝雖有技能亦不足觀也已
此孔子對哀公問取人之詞事見荀子

谷之神僅能象其所響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

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

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乃語聲之變如黃

呂夾鐘大呂應鐘南呂變宮非此之謂也○王弼之

變徵旋相為宮八十一聲謂見易例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光明夫何疚之有

○引革卦九五爻辭釋中庸之意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此聖人不患為政

難患民難喻也○引書洪範

有司篇第十三此篇論有司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而舉必

先將已在位正之後求得賢才論其而後舉之○此

子告仲弓問政之語

為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且我亦勞苦而不得寧○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

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

見可欲而盜必忽滅矣○此釋論語之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釋論

語為政之貪勤之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臣○討者征不定也伐者正有罪也湯武以君臣之戒者也孟子謂敵國不相征然湯云十一征若非賜鈇鉞得專征伐則湯之時征伐之名尚未定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野九一而助郊之外都鄙之地助也國中鄉遂之地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士而自賦其一也井○釋孟子之意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能如是則法行而樂刑政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釋論語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國家以平治為本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事理以明察為尚

報者天下之利此必率德而致也以德則善者有勸之以怨不善者有沮人之報此報之合乎德者由是皆天下之利也然爵及匪人罰行有德非德小人私已肆其奸故以利於不治君子公物世治則天下利於蒙其福故

君子公物利於治

治○釋表記
孔子之言

大易篇第十四 此篇論

大易不言有無

大易不言有無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

罔間不可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後世異端見不明始

以有無分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以道為無以器為有

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也 為玄妙為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 妙蹟類然必當理有條理

尋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 如莊列海若大窮理

極幽然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

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

易一物也 一卦而兼天三地而兩之陰有陽之氣也而

易為君子謀

謂之天 有剛 有柔 地之質也 而謂之地 有仁 有義 人之德

也 而謂之人 於人而為德 本一易也 曰六之

易為君子謀 不為小人謀 易卦爻之辭 曰利 君子貞

不為小人謀也 故撰具德於卦 雖爻有小陰大陽

及繫辭其爻 無其爻二字 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趨

凶為君子謀也 厭貧求富 無語吉者 不為小人謀也

如言潛龍勿用 潛者德宜 勿用言亢 龍有悔 亢者德

也 貞且乘 致寇至 解之爻也 若不出戶庭 無咎 節之爻

各係於繫辭之間 此論以君子之器 盜思奪之

一物 天地人皆 而兩體 陰陽剛柔仁義 其太極之謂

與曰陰與陽 立天之道 有顯露象之成也 曰剛與柔

一物而兩體

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立地之道造化詳法之效呈也曰仁與義立人之道

渾然性之立也三才兩之指太極之氣曰陰陽其莫

不有乾坤之道焉蓋剛仁與陽乾之道柔義與陰坤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以順天趨時以人應變

易不越乾故乾坤毀則卦爻從何無以見易○易大

坤之理故乾坤毀則卦爻從何無以見易○易大

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又曰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此以乾坤解剛柔以易解變通

六爻各盡利而動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六爻各盡利而動之易言變而通所以順陰陽剛柔仁

義性命之理無適不然故自天也故曰六爻之動兩

為一極初二為天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乃天地人

三極之道三才各也

陽徧體眾陰震坎艮皆眾陰共事一陽以陽徧體眾

以陰共事一陽理之也是故陰離兌皆一二君共一

義從之矣此理之常也故陰二陽是二君共一

民之爭奪一民事二君之背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

君而體二民之可收二民而宗一君之臣服上與下皆君

子之道也○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陰○此章泛論卦體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

生悔生於有餘亦兩而已又釋易悔吝與吉凶變化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易曰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尚辭指其所之者易之則言當無所苟矣尚變化

易之四象

上與下皆君子之道

尚象則法必制用

裁之者易之變則動無不必精合義矣尚象象其物也
以動者尚之則動時而不必精合義矣尚象象其物也
象也制器則物可以盡創而法必制用矣尚占極知來者
者尚之則可以窮先而謀必知來矣然四者實自然而然
卜筮者則知之神而謀必知來矣然四者實自然而然
尚之非知神之所為以易之理為出於人為或容私心
子非知神之所為以易之理為出於人為或容私心
於其間必不能言不苟孰能與於此
動合義法致用謀知來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而曰問焉
受命也如響非天下之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唯易曰
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唯易曰
也故能通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
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
制器幾不足以成務易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
也故能成非周知兼體尚辭變象占以則其神不能
天下之務非周知兼體尚辭變象占以則其神不能

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

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曰唯神也故不
示人吉凶因卜爻而其道顯矣人能藏往今數能
知吉凶來收能藏已往之事則其德行言事變也神
矣此語著龜卜之用也神德行意
顯道者凶是微妙無形因卦詞說出來是危使平也易
使傾也懼以終始示其要欲人無咎之道也神德
行者是地神所為也故曰神德行寂然不動靜者
無冥會於萬化之感而遂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
響因著龜而故可與酬酢萬變神不能自言吉凶曲
盡鬼謀故可以佑神可與佑神四句意然與易小異

三

三

開物於幾先

開物於幾先

事物有吉有凶卜之而故曰知來明患

而弭其故

人之舊所習行者不知患而妄為故曰藏

往此與易言

本旨極數知來之謂前知也

凶我前知其變

由是守中有道術以通之

通變也君子所以措之於民者

皆當事幾循遠矣

潔以己靜不亂精以求微者隱之教

四不拘累其迹

知足不務高遠而不賊

於易深矣

而蔽於道則深於易者也

註云務潔靜精微

天下之理必得之而後行

元也會而通亨也

而說諸心為利也

極矣能一天下之動固守是道貞

也一天下之動貞

正義

三

乾之四德終始

也此下專論

乾之四德

元亨利貞終始萬物

之不見其首尾

隨之於前而不見其首之合然後推

推本而言當父

本而言

元亨利貞當父母乎萬物猶

母之生子乃萬物

一物能離之者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得不以元配坤

至哉坤元萬物資始

仁統天下之善

仁義禮智皆善禮則動容周旋嘉天

下之會義

以制事使天下之物各公天下之利信貞

也知正之所在

一天下之動

而固守之故

一天下之動

信一天下之動

正義

三

六五之德

六爻乾之擬議天地而模寫之如初爻潛龍二爻見

以也各正性命之理初九為利用二五為利見上故

乾德旁通所曲盡而無不失太和其無不當而利且貞也

命此釋易象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非其本旨

顏氏求龍德正中卓爾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孔子文言論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三在下之上四外趨變化進德內正

性命不失其道者故其危終日其疑或躍或潛處艱

聖人用中之極

於見德者時亦不得舍而用也九五大大人化矣天德

位矣成性聖矣故辭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也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所處

不失其正何亢之有乾四非過中極不待勉而中也有大之極

聖人指乾用其行中之至極不勉而中也有大之極

不勉為其大而自然大人指九望之如莊子所謂夫

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正義

論語

人造也

大人造大人作也大人起而作聖之功也

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堯舜湯武

則不識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

乾九二曰常言亦信常行亦謹閑邪存誠故善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九二之大人也易之辭如此

張子以為德化文明之大人備天下常德達道則知

仁勇無不全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

於是者著矣則其體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

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

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高堅前後未敢以方體之

常安吾止是以既竭吾才必欲

至於卓爾正中之地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

乾道變化順性命

誠行之也

時乘六龍以御蓋精義時措

大和

各正性命萬物又各健利且貞

與孟子所謂終貞始元

條理集大成於聖智兼者一

輒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釋易象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二節之意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

君德矣而非居上而治下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

即天位有德而居位之極聖人之性

正蒙

五

大而得易簡之理

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此復明大人造於九五也與本義異

大而得乾易坤簡之理乃有君德也當成位乎天地之

中乃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造進於九五而

聖矣造而位乎天德矣大德自當成位也故則富貴

自不足以言之不曰君位而位天德

樂則行之後出而憂則違之不當出則主於求吾志

無所求於外故善施博化

乎道而已無所求於外之富也故善世而不博而化是

有龍德而已見者也若初九潛而未見則為已以求而

成德為行

已未暇二如九及人者也初九此釋乾九文言

成德為行初九固成其德其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

日可見之乎外其時侯可也○釋乾文言君子以成德

乾九三脩辭立誠業所以居非繼日待且如周公勤不

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

進德脩業不可少廢乃可免咎蓋不忘於躍非為邪也所以終也其

義也九四釋乾九三

至健而易乾至順而簡坤易則故其險簡則忽

仲尼猶天

於其阻今至健而易則所不可階而升至順而簡則

知其不可勉而至子貢所謂仲尼猶天易九五謂飛龍在

天言德合於天猶龍之飛於天其致一也研幾以

焉至

王蒙

六

坤至柔順而行地無疆厚動也必剛健而乃積大勢成

而然也○釋坤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意○承乾

乾至健變行而化流無體且明故為感之速可禦故道易

知坤至柔順而不煩其所施甚普故道簡能○繫辭

以易知坤以簡能○朱子曰知主也乾健而動即其

所便凡始萬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

不自靜故為簡而能成物而迷惑不知所從故

坤陰也陽先陰則越其常分非迷惑則為得其常

失道而東居喪後而能順聽之者陽則倡則為得其常

利而有矣○故西南得朋也西南陰方為坤之本位

造化之功發乎動○坤象辭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意

形諸明○相見

養諸容○致役乎坤也者地載遂乎說○言潤勝乎

健戰乎不匱乎勞○勞乎終始乎止○成言乎艮○即帝

用之○

健乾動震陷坎止艮剛之象順坤麗離入巽說兌柔

之體○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

者麗之象在上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

上者說之象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以繩順以達也為工

巧工巧且順直而能成器也為白采受所遇而從也

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外達風也入也於人也於

人為寡髮髮陰也陽盛廣顙二陽在上為廣躁三爻皆變

則為震其人之象也此以下八卦之象

坎為血卦坎水在人為血周流於身少而勞則疾血之

象也中爻得乾之中為赤其色也釋說卦坎

離為乾性燥烈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燥附且躁燥也易本

中虛則科上稿張子謂附且燥是不以科為木科為

象燥則科謂科之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

以木枝結構而成也釋說卦離為火一節

艮為小石堅而難入象也為徑路之小而捷者二通

然一陽止於或一作寡也寡也釋說卦艮內實則外附必決也

兌為附決於剛剛盛勢必決柔附

始鑠條枯實落故為毀折凡物當成落之時則上柔者

必折也上柔指上一陰爻

坤為文故為文衆色也偶畫多為衆其容載廣也

說卦坤為地一節

乾為大赤先天為正南其正色為水健極而寒甚也陽極

故寒甚且西北乾之位剛堅者水也胡氏曰乾為天

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水在夏為大赤釋說

卦乾為天一節

震為萑葦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根為蒼莨竹虛

實為萑花葉下連皆蕃盛美也釋說卦震

一陽陷溺之中而不得出為坎一陰附麗之中而不

能去為離

○釋坎離二卦之名義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

上九九三而俱得陽位

勢則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

如山火賁言光明者有艮之象也

所以光明者

著顯於下一陽

則明之義也

○釋艮卦

蒙山下出泉必

無遽亨之理由九二

以可亨之道

循行而又有漸

○朱子曰九二內卦之主以

剛居中能發人之蒙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

以豫者勢位熏灼足以動人故人多累獨無累於四

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

知幾而正矣

○此解豫六二爻辭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

皆坎積險之象

之雖險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釋坎象

中孚上巽

風

施之下說

兌

承之

上下相得

而出

於義

焉者

蓋黎民於變而上之教

蓋字者上下

從爪

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此解字義也○釋中孚象辭說而巽字乃化

邦也

之意

物之象

因雷

鼓

動雷

之動也

不妄則物

生之發

亦不妄

故曰物與無妄

象辭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之意

○釋無妄

之意

益長裕而不設

靜坤之動震也則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
 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此天地自人但指其化而
 裁制之爾而靜深無形乃其反也有動而幾萬化萌其復
 也動靜相因而固未有終故復卦曰反復其道陽動於
 順行又曰已出即復入也反無疾此解
 益長裕而不設遷善改過但充長而益以實也若造
 妄加以不誠之益是造作而復其本故益以實也若造
 井渫不停汚也而人不食苟使強以施於行者皆惻然
 且不能售是也作易者之歎賢才急與○釋井卦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乾闔坤翕於乾陽形人之戶
 也終翕受於乾陽形人之戶

形閉而氣專乎內開而志交於目有覩耳有聞受於
 闔戶之象也○釋繫辭闔
 陽闔戶之象也○釋繫辭闔
 辭易之各指其卦爻之所之人乃聖人之情也此二句
 向雖不善使指之義以趨之可否時盡至通利順吾性
 能因聖人所趨吉臻三才極之道也故能從之則不陷
 命之理避凶君于觀其變玩其占辭之吉守而所謂變
 於凶悔矣侯時辭之凶改而求其所以利正所謂變
 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乎動因生
 吉凶悔吝而又不可變者乃易所謂吉凶以情遷者
 也不可變者其變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
 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有一定聖人不

能使之避凶趨吉一以貞道固勝定而不復顧其吉
 如否六大人否亨言安守其否而後有隕自天言休
 天而降也道亨姤九五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言殺身成仁損六五
 益朋之十龜不克違及泰上六象辭其命亂也言其命
 不可也日城復于隍逃也之類三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各異又不可
 以不察也情遷義命當吉當凶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爻象在易卦之內吉
 必待爻象之動而後知之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不動則
 繫辭下傳取乎卦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即前篇富有
 廣大日新悠久

意

顯即其聚也陽之顯隱即其散也陰之隱顯且隱而分
 為二幽明天地顯藏雖無心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是只
 故曰推盪陰或變陽陽或所以妙乎神聖人有與心而
 一物推盪變陰不可測度所以妙乎神無為與天道
 及其道曰微顯闡幽蓋以人事之顯者本之於天道
 又以其道之微顯闡幽蓋以人事之顯者本之於天道
 人事其散而萬殊至於顯仁藏用亦不外此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柔變而趨剛退極
 柔進極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剛柔變化流行一卦
 而退也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天之至理難見察變化之
 易也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天之至理難見察變化之
 象為易卦之象易見於天之理易道也
 釋大傳變化進退之象也之意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謂辨別之意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故欲觀易象之小疵謂悔吝宜存志於靜即知所以動

之幾微謂也釋大意傳之意

往之為義有已往若往吉往有方往勿用有攸往之類

臨文之象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

樂器有相相樂器名古之樂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所以輔相於樂治其亂而使之相然樂記本言武亂皆坐周召之治平從容而舒徐相則節樂使之相從容齊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然樂記本言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周召似之其有雅訊疾以雅治亂以

相後乃奏此雅器太公之志乎樂記本言發揚蹈厲以治舞者之疾太公之志所謂訊疾

以雅而太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

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

諫之巧也詩亦有雅以下因上言雅者直己以行正因釋其義

象武下文管子曰下管象舞大武註云下管象者堂武象是文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

王之舞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

周頌維清乃以奏之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

之功之舞歌武周頌於皇為以奏之冠者酌周頌於

也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

之歌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十三歲舞焉此

與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解

志所之至詩亦至雅為風有象也為篇必可名也有名

斯有賦比體禮得其體則親疎故詩之禮亦至焉

子間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解此意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穡者

天地之養民有相之道第豐草種黃茂贊化育之端也

禮矯實求稱文過矯之以質質過或文或質居物後

而不可常也或文居質後或質居文後不可常他人才未美故絢飾

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

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上素以為絢之素

後素之素謂其材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

黑必絢以粉素○釋論語之意

陟降庭止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見於庭真有物非

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天理無時所

謂進欲及時者與○詩意本謂動靜莫非天理

江沱之媿以類即媿行而欲喪朋朋己之私也媿以故

及而亦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絕其私故不以

媿備數其後被后妃卒能自悔而迎得安貞之

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此以易坤象辭

釋詩江有沱之意

身

采臬耳議酒食詩本意言后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

親之者足矣酌金壘兒又思酌使臣馬之瘠之勞推

及以為求賢審官之勞王季文王之心亦豈是過與

○此章全用詩序之意所以與朱傳不合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張子以拜敬之也非伯善教

寔明能取是於民哉○此言甘棠三章之意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釋詩隱其靈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怨苦噓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此與前采臬耳節同意

綢直如髮詩本言都人貴家之女貧者之紛髻即冠

之外無餘物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豪華俱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

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蓼蕭豪華皆小雅篇名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此與朱傳小異蓋謂將助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飾於初初疑當本諸誠

也張子以棠棣之不輝為無飾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也則無然為言以告則求所得所譽

者必有所試而無遽厚之至也○唐風而張子釋之也與朱傳亦異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如云赫善

御之強如云執轡如組皆與夫風王君子陽由房由教

安於貧賤不語其材武者異矣○釋邶風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武庚與首亂烏能有為徒破

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安四國愛人之至也

釋幽風破斧之意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滕金

篇予小子其新作親逆迎也○解伐柯之詩與朱傳異

九罭言周公之衣裳德容如此言王見周公當大其

禮命以衣冠為大則大人可致也○釋九罭之詩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赤鳥几几德音不卒能上感

之悟下絕殷人之奸感人心於和平也○朱子曰周

罪人斯得流人亦止然所以處之不失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

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之變而其安舒自得如此蓋其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十井九萬畝公取十千畝

九一之法也○釋俾彼甫田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釋大雅

詩言后稷本於炎帝之後姜嫄履巨人跡無人道而生子乃受命於上帝異乎常人無拆副災害之苦上帝之心豈不寧乎今張子以詩人稱帝為災帝之後又為文武二王後人所稱也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

取下而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

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

○張子以唐棣即常棣八章以後之詩以常棣本文

王燕兄弟之詩此唐棣一章是周公所加以管蔡有

遠君之心序已誅之之情仲尼以為不必常存而去之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

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蝮螭在東

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方雨而虹見

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

也○張南軒曰蝮螭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今

張子乃以崇朝其雨解為雨之候非其情矣喻婚姻

之得禮亦不然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子淫

奔之惡害乎人道之正皆喻婚姻失道何得禮之有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則張子以出其言善

九臯聲魚潛在于淵或畏聲聞之臧謹於微者與○此

中孚九二爻辭明小雅鶴鳴魚潛之意然與本義意別

鸛彼晨風也鸛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

而依深林而止也與未見君子心之憂而不得其所依○釋秦風晨風之意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

知也○釋小雅漸漸之篇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出辭氣與考文皆

言也動容貌與動也正顏色與行也制度皆

苟當作考老造德降言考老成之則民蒙其誠信和

洽成之人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體信達也

○書君奭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周公雷名公之意也是時周德方隆鳴鳳在郊故周公云耳

○此以下

是解書

九疇次序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水火木

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貌言視已正然後邦得

而治故次八政食貨祀司空政不時舉必昏故次

五紀歲月日星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

求大中孔安國以大中訓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正

剛克權必有疑故次稽疑雨霽蒙可徵然後疑決

故次庶徵雨暘燠寒福壽福康寧攸好極凶短折疾

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

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而居皇

極之後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知權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知權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知權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欲人以正直剛柔權度事宜以求合乎
大中之極也○此解洪範九疇之序

親親尊尊見禮喪又庸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

親均則尊其尊如禮不以父命尊均則親其親如伯叔

與再從之別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

於有親者其降殺不必疑矣以上釋尊若尊賢之等

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也急親賢謂賢者為

所知爾所不知人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

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顯用俊德大德於九族而

九族睦章亦顯用俊德人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

陶亦以惇叙九族中庶顯明勉勵敬翼之為邇謂九

族之庶顯明勉勵敬翼之為邇謂九

賢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

可次叙而及此皆張子之意本孔大學謂克明俊德

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若尊賢以下所以釋

書皆非本旨今且就此解之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書立政曰

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謂用人徒謀其面

貌用以為大順千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必無

賢人矣張子以義民為安分之官能盡道則道豈義民

良民而已非有大才大德也故官能道則道豈義民

必準人牧伯之位者皆無義民矣洪範曰俊治昏昧

明則無所俊明必不用而微政及洪範

五言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樂語蓋歌詠五

德之言也

蔡傳謂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今言五德豈指仁義禮智信與未知何據

卜不習吉

書大禹謨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言卜官將

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

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

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釋書大禹謨之意習重也

衍忒

洪範曰卜五占用二衍忒衍推忒差

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龜筮

策之所由作

事所以推人也

○卜五即前兩霽蒙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祭義廟制

禮周不王不禘

喪小記及大傳之言

則知諸侯歲闕一祭

王制曰南

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以王事重也

諸不得禘明矣至周

去夏之禘以

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

廟歲六享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重之以禘合之以禘

則二享四祭為六矣

周諸侯不禘

即於禘合之以禘禮諸侯必省問於君君賜之乃得行

四享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禘

夏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禘此所以有禘不禘也

王制謂約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約不假其夏禘名以見時祀之數爾

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而昧於不王作記者

禘祭夏於夏

而周為行春夏之嘗於夏

夏疑作商為

行於秋

疑衍秋字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於秋冬疑衍秋字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已退藏故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
 爾二氣陰與陽也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
 享冬嘗秋云者享為追享朝享周禮司尊彝追享朝
 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禘謂之朝禘
 享張子以享為追享朝享兼常祀間祀而言也
 亦其夏祭一爾即前章所謂假其數嘗以配享亦對舉
 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
 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
 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
 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特禘禘禘禘嘗禘禘既
 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天子春初則特祭各
 食初以物薄而特嘗從舊諸侯禘牲如天子而下天子一等故春
 而特嘗從舊諸侯禘牲之禘牲秋之嘗禘冬之烝禘

皆與天子同禘則一牲或一禘者言於夏禘之時正
 惟於夏之禘或一牲或一禘者言於夏禘之時正
 為一祭特一禘而已張子本意謂諸侯於夏當然則
 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
 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如諸侯春祭
 闕夏祭夏祭畢秋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來朝則闕秋祭釋王制

庶子不祭祖不止王明其宗子當也不祭禴親之極
 者故又明其宗子主也庶子不敢祭祖禴於廟有
 發此文明其宗子主也庶子不敢祭祖禴於廟有
 之亦不敢祭於其家庶子不為之長子斬衰以不敢
 明有宗子主之爾庶子不為之長子斬衰以不敢
 繼祖與禴而祭之故亦不敢如宗子故也但前言不
 之斬其長以長子非正統故也祭祖者蓋

為適士立廟祭祖及禰令兄弟適庶俱為適士適者
 得廟祭之庶者止立禰廟不敢立祖廟而祭明其宗
 子在適也後言不祭禰者以庶子非適士或
 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見禮喪服小記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己是父之庶子不祭禰故不得祭
 之不祭無後者是以己祖之庶孫也祖廟故雖無後之
 弟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
 得而祭之也蓋以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無後者
 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
 者以己為祖之庶孫而或庶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
 故自祭子所生之殤則已亦凡所當祭祭而用特殤者則惟惟在大適子此據
 之焉然豚之

禮祭法 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之

類諸侯則三大夫則二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

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曾

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知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

大宗大宗小宗說見家禮○此解喪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

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不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

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

之干特裕之不當裕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太○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又有適士二廟而師一廟之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
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廟外左外為都宮內各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廟北昭穆以次而南晉
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在廟北昭穆以次而南晉
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以上則毀而
廟其遷毀之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以上則毀而
弓所謂祫於祖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無二
其大畧不過如此○朱子三代之制雖不得聞然
君每易一世不遷其○朱子三代之制雖不得聞然
後遷於北廟而一遷其二昭穆四為親廟則六世之
主謂之祫凡廟北廟主在廟則遷其主於太廟西
而謂之祫凡廟北廟主在廟則遷其主於太廟西
太廟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皆列北牖下而南
羣穆皆列南牖下而北昭常為昭穆蓋二世
祫祭之位則北昭南穆昭常為昭穆蓋二世

正義

五

祫則五世遷穆之昭北廟七世祫南廟矣昭者祫則
穆者不遷穆之昭北廟七世祫南廟矣昭者祫則
以孫而子孫之昭穆為尊卑五廟同為都宮一世自為
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為都宮一世自為
廟則昭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為都宮一世自為
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
之主又異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祭不陳已毀廟之主
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之禮未嘗有致焉高之於曾昭而
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昭而
也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穆為太祖而祖而居昭
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成王時昭穆而祖而居昭
穆之南廟猶為五時而已至成王時昭穆而祖而居昭
而武王祫至康王時昭穆而祖而居昭穆而祖而居昭
昭王時祫至康王時昭穆而祖而居昭穆而祖而居昭
且為五廟而祫亦皆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亦皆
王親盡當祫而以有功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
之文武親盡當祫而以有功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
時則武王親盡當祫而以有功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
東北謂之武世室當祫亦以有功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

正義

五

自後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而不復藏於太廟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卽
增三昭二穆之上又兩廟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通遷
至彝王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始立武世
室於三昭之上與家禮之說少不同學者多是劉歆
愚亦意其或然也○補註謂于裕○繼始祖者為大宗
卑而行尊者為小宗○此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繼高祖者為小宗○此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之意

鋪筵席設同几几憑以爲疑左右各几然聞一云交

鬼神異於人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同設几

求之或詔祝告於室或出於祊廟門外之西旁以索

也○張子語錄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

祭社神稷神五祀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百神山川

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雨天莫報之祭百神所以報天也故以天

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如舜生爲汭武王遂諸侯以字爲

諡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

氏諸侯因字爲諡因以爲族按蓋天子統諸侯故因

諡朱子以宜作氏恐未可爲非蓋生以賜姓卽喪服

者以尊統上爲諡因以爲族卽喪服卑尊者統下之

天子因生以賜姓但以賜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

上之道也○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

爲姬姓而氏有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

莊

經

武王遂賜胡公滿為瀉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
○族杜遇點諸侯以字為句亦強解

據玉藻禮記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

藏朔之處每月告祖而行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郊特牲陳氏註云受命於祖廟

龜於禰宮作猶用也用龜以次序之宜也先祖而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

之室老及家臣邑宰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

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

遇君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不以杖即位同○按儀禮喪服謂公

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
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眾臣杖不以即位疑義與喪服
服斯服矣張子釋之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喪服
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同蓋眾臣得執杖進階
之於嫡子也○父母之喪嫡子得執杖進階
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眾臣視君喪亦然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及王朝爵命之

通名王朝爵命天子之命卿也命卿亦謂蓋三命之

上士與公方受位天子之朝而受命所任一命王之

侯伯之卿再命王之中士與公侯伯受職命受服

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

釋禮記祭法適士官師之義

小事則專達見周禮天官小宰之職周禮六官之蓋

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即禮檀弓所謂達官者

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

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

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受命受命

賜官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謂王之使臣其屬也

名其為屬臣得以君道自居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按昏義謂古者婦人先嫁三月

未毀者謂五廟之內與公同祖者其女之祖廟猶未

遷毀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

廟也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其祖猶則知諸侯於有

存則其親與公同為有服之屬也

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親其親仁也

下而飲者射畢則揖而下舉行不勝者使之升自下

堂而受之飲也其爭也非以力爭為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

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則是已中鵠為可知矣此

為力不同科之一也○釋論

知其死而素不知其生○釋論傷弔之而不弔二語出

檀弓曰死而畏戰陣畏壓立巖墻溺徒涉而死三者

不弔者三以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而不必弔夫

絕之張子以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而不必弔夫

生者以別異之也若傷而且如何不淑之詞所以弔

詞無所施焉故不弔也○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

將無所施焉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

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

博依詩人比興之詞多依託於物理至博也故學者

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善依求而歌樂

之詞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所貴

之也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

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雜習於制數

服近之文也詩不釋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如吾道

首章故取其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而其

凡可言狀者皆天下有地是也凡有者皆具象如

坤也凡形象皆二陰陽氣之流行也然氣之性即理本

虛靜而神靈則神靈與性乃氣所固有非二途也此

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此以氣之必有

至誠誠人之至天之性也其發而通行不息即天之命也

故人能至誠則性盡已而神之然可窮矣不息則天

命流行而化之所可知矣此言與神化合一學未至於

知化則推行有礙內之非真得也化言人必以窮神知

疑故其發之帶

五蒙 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

至之也。此以中庸性命之理明易神化之意。有無虛實。然無而在中本無也。虛也。故曰無極。通為一。物皆具者性也。具是理若氣。則有是形。有是形。則不能為一。非窮盡其性以然也。故飲食所以濟男女。行所以亦皆天性也。是而必有烏可滅。哉。飲與食對。然則有無對虛與皆性也。是所也是。豈無對。言釋氏以空滅為教乎。莊老浮屠皆舍物為性。為此說久矣。果暢達真。實理乎。男女論之也。飲食。無內外之何合。本無耳目。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天所感者。又豈外之。本無內外之何合。本無耳目。

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

聞之。引取與人物之。蕞然。蔽於耳目。獨異於人哉。人得是理以為性。本與天。苟能盡性。知天不為小近。蕞然起見。廣其視聽。則幾可學而至矣。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自古及今。無不能同也。若聖人則全體大用。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亦不專以聞見為用。之德無不有。化無不至。非止於聞見。然而無所不感者。其虛而應物也。感即合。物於內也。即謂咸和也。蓋以萬物皆本於一。故一能合其異。而內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矣。且天性過。乾坤陰陽理之也。因有二端。理故有之。是氣感以其本。

正蒙

卷

本一故能合

一故能物一萬合是之也天地生萬物所稟受雖不同而

皆無須臾之不感一者以有無本所謂性即天道也

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氣之意○無在內心之體也

有在外心之用也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

一故能合此天道也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

須臾之不感此物性也故謂性即天道也天性以下

又是即天以明人感者情而為性之神也性者立本為感之體也在天

究一惟屈而伸伸而動而靜而動終始之能一也

故感則此性之所以神妙萬物者而謂之神此神字

神也遂通萬物而無時不然謂之道體猶言萬物

而謂之性其實一而已矣

妙萬物而謂之神
通萬物而謂之道
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至虛之實理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實而不固

而固則形也形滯於方安能實而至靜之動動根於

不固則有其理也實無其形也至靜之動靜則其

力養其動矣故動而不窮實而不固方也則一而

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其化不窮○實以

性通極於無性者吾心之理也理則通達無間自太

也無即太氣則人不可為物其一物爾命即氣化稟

虛之理於性人之原遇則乃有適然而莫焉窮理盡

天同出於性人之原遇則乃有適然而莫焉窮理盡

性能用百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猶有不至者猶難

語性此之如可以言氣稟有不充行同而報應異猶難

語天命然之本可以言時遇道蓋欲人之脩己且俟時

正蒙

東

耳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天生入物參天

地不可舍人而取天舍天而取人也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

天彼所謂道以其道而謂之天固妄矣惑者指游魂為變以為輪

迴說之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自然之誠明人知倫行仁義也

天德則知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知命安土敦仁聖人能是也知鬼神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也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

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

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

大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

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

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

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

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

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

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

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

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自漢

明帝佛教入中國千五百年是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此在上

之責吾儒之罪天地之不幸也張子從而闢之學者
果能深信其言不為浮屠所惑庶可崇正學而明道
也

釋氏語實際際處也乃吾儒知道者之所謂誠也天之德

也其氏釋語到實際則反以人生為幻妄而死為有為

為疣贅而無為者以世界為陰濁彌陀經曰陰濁見

命濁此五濁也而遂厭子母夫妻而不有遺居室而

弗存就使得之乃雖誠不能格物致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先明乎善而後能實有其因誠致明

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

聖人之道得天之道而又未始遺棄人之事易所謂成

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

萬物不遺旁行不流知周乎萬物而不過者也彼語

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

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

流蕩遁則失守其至窮大則淫而過推行其事滯則

詖而不致極其曲傾倚則邪而不求之一卷之中此

弊數數有之既不公平中正則皆偽耳豈大率知天

之識所謂誠實者耶天下之道大率知天

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入道之極知鬼神造化彼釋欲直

語太虛皆從事於空寂不以晝夜陰陽少累其心則是未始

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

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則能知聖人

是以僅守其空 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哉盡捨
寂之見而已 真際之見而巳 幻乃見妄也 故大易之實理所謂實
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 其健順之常道 所謂實
即太虛之性晝 夜陰陽之理也 理也 况力行乎○乃
易辭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其始而知
所生則求其終而知死道之必矣此夫子所以直答季
路之問而不隱也 此以易大傳之言 釋夫子答子路之意
體道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
物也 晝夜陰陽 若道則兼體而無所累也 以其兼體
累 道則兼體而無 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

天之為德虛而善應

通乎晝夜語其推行 於事 故曰道語其之不測故曰
神語其生生 陰生陽陽生 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
名爾 與首篇聖人盡道其間 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大率天之為德虛 以氣 而善應 以理言作善降之百
天何心哉栽培傾 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
覆自然而然而然也 老氏况諸谷 因其虛也 以此之命知命則知性知化
則知 神矣 而聲達焉 神者氣之性化者神
太虛者 即氣之本 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
神之應也無窮 神即太虛之理所謂氣空之中有太
及其散 而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 此成物之始 雖感而無

窮其實湛然理之真一雖應無數其實無二道一之神
 為而已然陰陽之二氣散行於天地間則有萬殊人莫
 知其理一本也其方合而為一則出者俱混然道一人復不
 見其殊也此理之實一而無二形聚則為物形潰散
 反歸其原易所謂精氣為物而散反原者其即游魂為
 變之與游魂游魄散漸成消變所謂變者對聚散存
 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氏釋指前後身托生而為說也
 ○一段論
 太虛最好

益物必誠

益物必誠益卦有孚中行又曰有孚如天之生物日
 進而日滋惠心則益物者必誠也息故學自益道之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

而日得矣施之妄則益物學之不勤則自益欲求自
 益而且益人豈難矣哉故易繫曰益遷善改長善但

裕之而不可設以造作信夫則益矣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而知學則德乃日進

而不固滯矣此固字解忠信為進德之主欲求忠惟
 尚友而急賢欲賢友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苟

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釋論語之意
 戲言言雖出於思也戲動動雖作於謀也戲發乎聲

戲見乎四支謂非本已之心是惑不明也本發吾欲

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言之非其心然也過動

動之非其誠之實也失於聲而為繆迷其四體而為
謂已之當然自誣也又欲他人之已是從是誣人
也或者以戲言戲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而不知戒
惡愈滋矣以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而不知自咎則
矣不知戒其出於汝之戲言者及歸咎其不出汝之
言過者長傲且遂非既乎其不知孰甚焉苟知之明
動無心之過皆悔悟禁戒而至於無妄為不二過矣
學者豈可忽其小而不用力焉○此章即東銘也過
言過動見禮哀公問○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
西學者說此篇大意不越乎過故二字先生且曰有
心謹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
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
心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
有朱子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

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朱子指其流而謂
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改過之
機其誨人之意深矣學者於是二端深
戒而自咎焉則於處已待人亦庶幾矣

115K
15m

正蒙

重

庚辰季冬

細井謨

福知濯

鈴木洋

友野瑛

全校

